

信息化背景下高职高专学生外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张晓玲¹ 陈剑清²

(1.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茂名 525000;

2. 茂名市祥和中学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要]文章归纳了自主学习的定义,提出了在外语教学中应关注自主学习准备度的概念,以及提高外语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的的重要性,总结了提高外语学习者自主学习的途径。

[关键词]信息化教学; 外语自主学习能力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05.054

一、自主学习的定义

“自主学习”的概念区别于“向他人学习”“被动学习”以及“机械学习”(Dickinson, 1992)。自主学习首先是在教育心理学的领域提出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 Holec (1981) 率先将自主学习理论引入语言教学领域并指出自主学习是一种能为自己的学习负责的能力,也就是对学习管理和组织的决策能力包括建立学习目标、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 Holec 对自主学习的定义是最常被引用的定义。有许多研究人员提出了从不同方面理解“自主学习”的观点。Little (1990) 认为自主学习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的心理反应。在自主学习中, 态度和能力是决定自主学习的关键因素。Pintrich (2000) 认为学习是一个积极的、有建设性的学习过程。学生自主决定学习目标, 并通过目标和情境特征来监控认知、动机和行为。Rivers和Golonka (2009) 对自主学习的定义跟Holec的定义相似, 将自主学习称为主动的、独立的学习管理能力, 这种管理能力体现在根据自身水平设立学习目标、管理学习计划、课程内容与学习方法而最终达成学习目标。自主学习者都有对自己的学习负责的特征。Wang和Peverly (1986) 对学习策略方面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回顾并得出结论: 独立自主的学习者是那些在学习过程中具有积极和独立能力的人; 他们可以制定自己的目标, 并能改变目标以适应自己的学习需要和兴趣; 他们能够使用学习策略, 并监督自己的学习。Wang和Peverly (1986) 认为自主学习能力可以理解为学习者需要具备的对学习方面的自我管理与决策能力。也有学者把自主学习能力定义为学习者在多大程度上展示了运用一套策略来控制他们的学习的能力。这一整套策略包括制定目标、选择内容和任务、规划实践机会、监测和评估进展。自主学习水平不同的学习者将在不同程度上展示这些策略。

国内学者在自主学习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相关的研究, 在自主学习的定义, 我国很多学者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不过正如何明霞 (2012) 总结的, 我国在自主学习关于自主性学习方面的研究起步比国外稍晚, 对自主学习的概念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 所以我国学者对自主学习的定义以及其内涵的界定, 基本跟我学者的界定一致。

二、外语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

(一) 外语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准备度

国外关于语言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研究中, 有部分部

分学者关注自主学习能力的准备条件(自主学习准备度)。有学者认为外语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学习者对语言学习的观念不同引起。因此, 自主学习准备度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自主学习准备度指的是学习者本身对进行自主学习的行为的准备程度。Hall-Johnsen (1985) 把自主学习准备度定义为学习者对自主学习必要偏好的和态度。Guglielmino (1977) 指出自主学习准备度包含八个因素, 后来的很多研究原都支持这一观点。这八个因素分别是: 1) 对学习的热爱, 2) 作为一个有效的, 独立的学习者的自我感知概念, 3) 对学习的风险性、不明确性和复杂性的容忍度, 4) 创造力, 5) 把学习看成是一个终身学习的, 有益的过程的观点, 6) 学习主动性, 7) 自我理解, 8)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的接受情况。这些因素可以总结为学习者的态度、价值观和能力。基于这些因素, Guglielmino (1977) 开发了自主学习准备度量表, 该量表评估个人对自主学习的准备程度。量表开发的初衷, 基于以下观点: 要想促进外语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的, 必须先衡量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准备程度, 即这些学习者能进行自主学习所需要的学习观念、态度及行为改变的程度, 因为学习者所持有的观念和态度对他们的学习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 (Cotteral, 1995)。Horwitz (1987) 指出学习者对外语学习的错误观点会导致该学习者选择的不够高效的外语学习策略。比如说, 一位英语学习者认为在英语学习中犯错误会阻碍其在英语学习的进步, 这种观点就会影响学习者参与注重表达流利性方面的课堂或课外活动的积极性, 同时, 学习者也可能产生一种期望, 即所有的错误都必须由老师纠正, 在学习中非常依赖老师, 对老师给予支持的期望值非常高。如果这些错误的观念没有得以纠正, 学习者的进步就可能受到阻碍。关于影响自主学习能力准备程度的观念, Cotteral (1995) 通过调查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教师角色的观念, 2) 关于教师反馈的角色的观念, 3) 关于学习者自主的观念, 4) 关于学习能力的信心的观念, 5) 关于语言学习的经验的观念 6) 关于学习方法的观念。

自主学习准备度是学习者, 尤其是如高校学生这样的成年学者非常重要的指标, 是对学生实施自主学习行为的先决条件。学者胡毅丽的研究调查了使的自主学习准备度量表测量大学新生的自主学习情况。该研究应用了台湾学者王兴辉 (2006) 改编自Guglielmino (1978) 所编写的, 被广泛使用的自主学习准备度量表。虽然外语自主学习准备度在

国内的处于研究空白，但部分国内学者做的相关研究有包含自主学习准备的部分内容，比如说束定芳（2004）的研究指出外语学习中自主学习的主要成分包括态度（attitude）、能力（capacity）和环境（environment，其中“态度”就和Guglielmino（1977）提出的自主学习准备度八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对学习的热爱”概念接近。郭继荣和戴炜栋（2011）认为外语学习者具备自主学习的潜能的指标包括学习观念、学习策略使用、学习内容选择、学习目的与动机、学习结果评估、进程控制、学习反思与改进，其中学习观念、学习反思与改进等的自主学习潜能的观点也接近自主学习准备度的学习观念方面的观点。

（二）外语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许多研究指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通过系统的学习与训练慢慢培养而来的（Holec, 1981）。因此信息化教学与外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的关系也受到学者们关注。Sanprasert（2010）的实证研究探讨了信息化课程管理系统融入传统的英语课堂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的影响，其研究发现课程管理系统在学生自主学习的四个方面发挥着突出的作用，这四个方面分别是：自主感知、自主行为、自主战略和相互依赖。因为信息化课程管理系统提供了实现自主学习的环境，鼓励学生控制自己的学习。这些外部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内部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反应性的学习自主性，也学会了协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自主学习，并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地组织了自己的学习资源，逐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跟Sanprasert一样，Snodin（2013）也是研究课程管理系统的信息化教学对英语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Snodin的研究发现支持了很多学者所持的自主学习方面的观点，即自主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由每个个体的最近发展区所制约的过程，所以每个个体的自主学习程度不尽相同。Snodin的研究结果显示，通过构建一个外部的环境，比如利用课程管理系统进行构建，学生的自主学习发展进程就开始了。学习者可以自主组织系统中的资源，承担不同于在传统的面对面的课堂的全新的学习角色。Snodin总结说，学生就是在这种信息化教学系统和传统教学方式相混合的学习环境中逐渐发展自主学习方面的自我感知和自主行为的。

（三）如何培养学生的外语自主学习能力

国内的学者在信息化教学与外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深入，普遍认为信息化教学可以提供更好的自主学习环境，但学生的自主学习未必然能达到信息化以及网络化的英语教学要求，所以培养学生的外语自主学习是个重要课题。

比如：李琳琳和高鹏（2007）年的实证研究调查发现利用信息化的自主学习系统辅助教学很必要，但学生的自主学习不够。研究还发现自主学习系统确实能对学生的自主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李琳琳和高鹏建议提高通过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理念和意识，转变学生对教师角色的观念，提升学生规划学习目标的能力，优化学生的学习交流与学习策略的培养，帮助学生适应网络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等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

再如：学者何明霞（2012）对基于网络教学的英语自主学习现状进行了调查，发现学生在自主学习方面遇到以下问题：学生自主学习观念和能力不强；缺乏良好的信息素养；自主学习效果不佳（表现为：自主学习动机偏差；元认知策略缺失；出现情感焦虑现象；自主学习外部监控缺失）。所以何明霞（2012）建议在基于网络的英语教学中建立优化学生自主学习观、信息素养、学习动机、自主学习策略为内涵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框架。具体措施为对学生进行外语学习理论指导、学习策略培训；重视网络环境下学生自主学习情绪调节；提出了教师、班主任、教学管理员以及平台技术等全员参与的多元监控体系；组成了一个网络环境下大学生自主学习英语的策略群，其中主要有5种大的策略范畴和12种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学习策略分支。

参考文献

- [1]Ding, F., & Stapleton, P. (2016). Walking like a toddler: Students' autonomy development in English during cross-border transitions. *System*, 59, 12-28.
- [2]Guglielmino, L. M. (1977). Development of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Readiness Scal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38 (11a): 6467
- [3]Holec, H (1981). *Autonom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Press.
- [4]Little, D. (1999). Strategies, counselling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why we need an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learner autonomy. *Bells: Barcelona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10, 17-33.
- [5]Sanprasert, N. (2010). The application of a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to enhance autonomy in learn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System*, 38 (1), 109-123.
- [6]Snodin, N. S. (2013). The effects of blended learning with a CM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 case study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autonomy achieved by individual learners. *Computers & Education*, 61, 209-216.
- [7]何明霞. (2012). 基于网络环境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监控理论与实践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上海外国语大学).
- [8]胡毅丽. (2011). 大一新生自我导向学习准备度情况调查研究.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4 (8), 129-130.

作者简介:

张晓玲 (1983.9-) 女, 汉, 广东化州人, 博士, 讲师, 旅游英语教学、旅游行为研究; 陈剑清 (1985.9-) 女, 汉, 广东化州人, 本科, 中学一级英语老师。